

# 无言的胡同

(本报资料图片)

□贺新花

“没人居住的胡同，不再沟通南北，没有人来人往，也就失去了胡同的意义。当我站在老家胡同口的时候，仿佛站在了废墟里。曾经熟悉的胡同，面目全非，我站在这里，找寻着昔日的欢声笑语，搜寻着逝去的斑驳记忆。”

这条胡同大约有200米长、2米宽，居住着20多户都是姓贺的人家，因此胡同的名字就叫贺胡同。我出生和成长在这里。

听父亲讲，贺胡同很古老。

在我的眼里，贺胡同更像父亲，很坚硬，为我们遮风挡雨；贺胡同又像母亲，很柔软，带给我们长长的温暖；贺胡同还很鲜活，赓续着一代代贺家人的血脉。

记得胡同南头，居住着一位小脚老奶奶，核桃褶子般的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笑容，因为牙齿脱落，笑容一开，就能看到嘴里的空旷，小孩子都叫她没牙奶奶。没牙奶奶喜欢小孩子，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去她家玩，因为没牙奶奶会给我们讲嫦娥仙子飞到月亮上的故事。还有就是，每年秋天大枣成熟的季节，胡同里的住户就会有一次狂欢，就像过节。因为没牙奶奶家有一棵枣树，那棵枣树很大，树干很粗，小孩子伸出双手都抱不住，每年结的红枣又大又多又甜。听没牙奶奶说，枣树要好好看护，不然就会不结枣。谁会喜欢不结枣的枣树呢？因此，再调皮捣蛋的小孩，也不会去伤害这棵枣树。所以，居住在胡同里的人年年有大枣吃。每到红枣成熟时，没牙奶奶摇动着小脚，给一家一家送枣，一家送一大碗，剩下的红枣大家聚在一起吃，胡同里的我们热热闹闹地吃着红枣，听没牙奶奶讲着故事，这时候的我们是欢喜的，整个胡同里飘满了笑声，弥漫着红枣的香甜。

胡同里分布的是一个四合院，这些四合院的大门不是朝东就是朝西，里边居住着一个家庭，演绎着锅碗瓢盆交响曲，充满着热闹喧嚣，充斥着鸡鸣狗吠，来往着人情世故。

现在，倒下的墙壁堵住了胡同口，胡同两侧的房屋经过长年累月的风雨侵蚀，已经风化老去，不是房顶塌出了

个大窟窿，就是梁檩裸露，也有个别结实的，仍站在那里，远远看去了无生机，在无言中诉说着光阴，周身写满了孤寂。

夕阳的余晖洒满大地，也拉长了我的身影，我将脚踩在土堆上仔细辨认，这里应该是儿时伙伴小五的家。她家是胡同里的第一家。胡同口的两家门朝大街，留给胡同的是高高大大长长的东西两面山墙，走过石头山墙向左拐，第一家就是左右对称的两处院落，小五家位于右手边的这个四合院。

我和小五同岁，是最好的伙伴，我们每天在一起玩，在胡同里挤过墙根，扔过沙包，捉过迷藏。记得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，我们玩老鹰捉小鸡游戏，一大群小伙伴排起了长队，母鸡保护着小鸡，头摆尾动，和狡猾的老鹰过招。由于人多，玩得忘记了回家，那长长的欢笑声不时在胡同中回荡，直到一位小朋友的家长去叫，我们才知道时间很晚了，小五回家后因此挨了打，我也因此遭到了母亲的责骂。儿时的责骂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，今天我站在了这里，可是小伙伴不见了，胡同也已不再是心中的胡同。

我小心腾挪着脚步，目光找寻着自己家的小院。在这个四合院里，我家的房子坐北朝南。

这座坐北朝南的房子是解放初期打土豪分田地时，按照成分分的。父亲说，我们家是贫农，在那个安贫乐道的年代，根红苗正的爷爷奶奶分到了这座冬暖夏凉的北屋房。房子是上下两层的阁楼，每层三间，父亲是老大，父亲、母亲结婚用的就是这个阁楼，我们兄妹五个都出生和成长在这个阁楼里。

我们兄妹五人，我排行老三，老大是哥哥，上边一个姐姐，下边还有两个妹妹。最大的哥哥名字最后有一个“城”字，下边四个妹妹的名字最后都带一个“花”字，父亲说，一座城里四朵花。足见父亲、母亲对我们的呵护。那时的我喜欢干活，无论是农活还是挑水、担粪、拔猪草，我都和哥哥、姐姐抢着干。尤其是拔猪草，几乎被我包了，每天放学回家，我都和小伙伴一起去，几乎每天都能让我家的猪吃到一篮子鲜草。每年我们家都要养成两头大肥猪，父亲说这里有我的功劳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们村子里要铺设自来水管了，这个好消息不胫而走，人们奔走相告，个个脸上洋溢着欢喜。尽管只是将管道铺设进院，一个四合院共用一个水龙头，也已经进步多了，再也不用一条街的人都跑到水塔那里排队挑水了。这可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这个消息振奋了所有的人，施工那天，胡同里的人都出动了，左邻右舍亲如一家。大人们忙前忙后挖沟、铺管子，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像过年一样，虽然帮不上忙，但也跟着大人们高兴地跑前跑后。

当我看到胡同中间开挖出的一条直直的深沟，看到埋进去的主水管，以及通往各个小院的分水管，我想到这条日日走过的胡同的重要。那时的我，认为胡同像一根高大粗壮的树干，将枝丫藤蔓脉络清晰地向各家伸展，传递了各家的家长里短，承载了胡同人的光阴。现在想想，那时的人欲望真的不高，也许是贫穷限制了想象，自来水管道已经通进院子了，就没有人想着把管子铺到自家屋里，享受更多便利。

那是一个夏天，胡同里挤满了人。原来是因为退亲惹来的麻烦。那时候的我，对于高考、对于退亲的概念十分模糊，懵懂不清。那时刚恢复高考，听母亲说是隔壁家的三姐考上了大学，随后就要退亲。男方不同意退亲，来了一帮人闹事。在亲戚们的干预下，三姐成功退亲，过上了安安静静的大学生活，最后成了一名会给人看病的医生。小小年纪的我，竟然赞成退亲，认为他们不般配，在那个年代，我的思想还挺超前。

我继续找寻着我家的小阁楼，突然想起，门前有两棵榆树。是，门前有两棵榆树，是我们兄弟姐妹小的时候，父亲亲手种下的。榆树和我们比着长，我们长大了，榆树也长成了参天大树，从胳膊粗细长到环抱一圈，从一人高长到高出房檐，笔直挺拔。榆树是树木中的伟丈夫，与南方种植的榉木并称“北榆南榉”，因韧性强而不好砍伐，民间也有将“榆木疙瘩”借指不开窍的人。榆树花纹类似鸡翅木的花纹，木质柔韧、花纹漂亮，是做家具的好材料。父亲说等榆树长大了可以给姐姐做嫁妆用。等姐姐和树木都长大了，时移世易，市场开放了，商场里的

成品家具代替了手工打制家具，榆树早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忍心伐掉，两全其美，榆树依然长在那里。两棵榆树之间拉上一根绳，可以晾晒衣服。玉米收回家后，一家人往榆树上挂玉米，榆树上挂满了玉米，也挂满了丰收的喜悦，两棵榆树变身黄灿灿的玉米树。

有一年夏天，暴雨如注，胡同变成了一条河，雨水滚滚向南流去。我家四合院里的排水口眼看就要变成进水口，如果倒灌进水，就会把小院淹没。哥哥发现了，感觉情况不妙，急忙喊我们出来挡水。我们冒雨找来了盖房子用的砖块，堵在院子低洼的排水沟里，阻挡水流倒灌。这时，还是初中生的我，利用所学的围堰知识，将几块砖扔进水里，用脚踩住，避免被水冲走，码放在排水口的外侧，围成了坚实的半圆形，不仅自家院里的水可以流出来，而且挡住了雨水的倒灌，水流遇见围堰自然绕道而行。当时只是灵机一动，挡住了水流，没觉得什么，可是哥哥十分诧异而又惊喜万分地问我：“你怎么想到这样能堵水？”这件事，哥哥在人前人后夸奖了我好几次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受到哥哥的夸奖，自然沾沾自喜，因此我年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胡同里那年夏天的大水，也成为我心中难以抹灭的记忆。

我终于找到了我家的榆树，两棵高大挺拔的榆树，伴随我成长、见证我长大的榆树，父亲亲手种下的榆树，母亲用岁月浇灌的榆树，它们还在，可是父亲、母亲已经作古。每每读到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，我都会禁不住泪流。如今的乡愁，是再也买不到的车票，是再也无法联系的那头，是实实在在的一方坟墓，站在矮矮的坟墓旁，心中默念的我在外头，父亲、母亲却在里头。

曾经装满了幸福的老屋已经坍塌了，房梁和檩条都露了出来，人去楼空，只有门前的老树还在见证着春夏秋冬的轮回。

如今，曾经欢声笑语的胡同不见了，胡同里住着的几十户人家也不见了，只剩下这无言的胡同，守望着岁月的沧桑。这么多年，空心村越来越多，就像眼前的胡同，还在一点点凋零。

世间万物，都在周而复始中循环往复，现在我居住的城市，空了太长时间的空心村，这几年已不再空心，代之以高楼林立，一跃成为市中心，曾经生生不息的胡同，凋零殆尽，许是新生。